

The Concept of Anxiety · Sickness Unto Death

概念恐惧 · 致死的病症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SHANGHAI SANLIAN XUESHU WENKU

[丹麦] 基尔克郭尔 / 著 京不特 / 译
by Sø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Anxiety · Sickness Unto Death

概念恐惧 · 致死的病症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SHANGHAI SANLIAN XUESHU WENKU

Søren Kierkegaar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丹)基尔克郭尔著;京不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ISBN 7-5426-1857-1

I.概... II.①基...②京... III.恐惧—研究 IV.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615 号

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

著 者/[丹麦]基尔克郭尔

译 者/京不特

责任编辑/刘宏伟

装帧设计/范峤青

监 制/沈 鹰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306 千字

印 张/14.75

印 数/1—4100

ISBN 7-5426-1857-1

C·48 定价: 28.00 元

“恐惧”“绝望”和关于 通向自由之路的思考(译者序)

在上一个世纪的 80 年代,我第一次间接地接触到基尔克郭尔的文字。那时候我以为我所读到的是一个冷眼看世界、对生存有着一种反讽态度的悲观哲学家。然而,这种不确定的印象却只是对这个伟大的丹麦思想家的一种误读。直到多年之后我通读了他的全部笔名著作,才把那种不准确的先入之见去掉。在基尔克郭尔的著作中,做人是核心,也是自始至终贯穿基尔克郭尔哲学思想的主线索。做人就是成为自我,或者说成为自己。一个人并非直接就是作为自身的自我,而是要去成为一个自我。而这“去成为自我”在基尔克郭尔这里就作为人的任务而被提出来。

这样,我就能看出,从前所知的 ΔΙΑΨΑΛΜΑΤΑ(间奏曲)或者《诱惑者的日记》中的人生态度,只是基尔克郭尔所

认为的那种一个人应当离弃的立场：如果一个人想要是自己，那么他就必须去绝对地选择自我，而不是去对存在保持一种冷然的距离。然而自我是什么？怎样去成为？在之中有着一些怎样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基尔克郭尔向我们提供了他的《概念恐惧》和《致死的病症》，“这两本书都是论述自我的——自我在基尔克郭尔的人类学中是一个基本概念。粗略地看，《概念恐惧》是阐述人的去成为自己的可能性，而《致死的病症》则是对于自我中的可能性病症的一种诊断”。^①事实上对于诸如人生意义的讨论，在《非此即彼》、《人生之路中的阶段》和《爱的作为》等等之中可以说是进行得很彻底，但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到这些讨论中的本质性问题中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考究人的内心中的那些沉重和严肃的东西——它们就是《概念恐惧》中所谈的恐惧和《致死的病症》中的绝望。

在1881年，乔治·布兰德斯在写给尼采的一封信中把基尔克郭尔描述为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心理学家之一。而在事实上，《概念恐惧》和《致死的病症》是基尔克郭尔最重要的心理学方面的著作。1844年，也就是尼采出生的那一年，基尔克郭尔31岁，在这一年中他出版了差不多半打哲学书，《哲学碎片》和《概念恐惧》就是其中的两部。《哲学碎片》在7月13日面世。我们以某种方式可以将之看成是基尔克郭尔的神学教理学，它使得基尔克郭尔的基督教理解和对于自由的本性认识进入哲学讨论。《哲学碎片》出版的

① 尼尔斯·托马森《不幸和幸福》(Niels Thomassen: *Ulykke og Lykke* p. 123)。

四天后,《概念恐惧》也出版面世。《概念恐惧》是基尔克郭尔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在当时丹麦人文界没有出现对此书的任何评论。^①

我们在这里首先所要谈论的正是《概念恐惧》。那时我给我在上海的朋友写信谈及我将翻译《概念恐惧》,我在信中强调了,这部著作可以看成是基尔克郭尔的最繁重的著作:它对于基尔克郭尔,正如《精神现象学》对于黑格尔。“《概念恐惧》同时也是基尔克郭尔著作中的最浓缩、最难理解、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一部。它是基尔克郭尔最难理解的著作,因为它使用了沉重艰涩的、黑格尔式的专业用语,也在于它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且最终这书中至少有两条主线索,一条神学的和一条哲学的。”当代丹麦哲学家尼尔斯·托马森在他的《不幸和幸福》中这样写道;并且他还引用了另一位丹麦哲学家的话说:除了那些实在的专业的书籍之外,《概念恐惧》是以丹麦语所写出的最高深而难以理解的著作了。^②

《概念恐惧》中的主题是恐惧——这恐惧是相对于罪而

① 《概念恐惧》出版之前,在内容上有所变动。比如说,基尔克郭尔放弃了他本来的前言,而另写了一个较短的前言。原本的前言被选入他另外出版的一本书《前言》之中。而且,本来基尔克郭尔打算用带着他的 *magister artium* 学位的真名出版《概念恐惧》的,但是后来改成了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见 Joakim Garff SAK. 另外, *magister artium* 在基尔克郭尔的时代则相当于 *doctores philosophiae* 的一种博士学位,而作为当时的 *magister artium*,基尔克郭尔学术水准远远超过当今博士。

② 见尼尔斯·托马森的《不幸和幸福》(Niels Thomassen: *Ulykke og Lykke*. p. 285ff.)中第四章“恐惧和安全”中的开始部分。

言,虽然罪本身在《概念恐惧》一书中看起来还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并且没有直接被论述。而在《致死的病症》中的主题则是绝望。如果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挖得更深,那么我们就能触及这心理学对象恐惧和绝望的形而上学根本:作为解放之路的信仰。

对于一些概念名词的解释:

区别于“畏惧”的“恐惧”;“罪”和“辜”

在进一步深入这两部著作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一些概念。基尔克郭尔自己在《概念恐惧》中说,“为此我必须指出,这个概念是完全地不同于畏惧(Frygt)和其他类似的概念:后者是指向某种特定的东西,而恐惧则是那自由的现实性作为那可能性之可能性”(CAPUT I, § 5)。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区分:恐惧(angst)和畏惧(frygt)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般说来恐惧是没有具体对象的(就是说要么恐惧的对象是无形的——比如说为命运而恐惧、为将来而恐惧,要么是没有对象的)。但是畏惧是有很具体的对象的,对敌人的畏惧、对严刑拷打的畏惧、对上帝的畏惧、对父亲的畏惧、对火的畏惧,等等。比如说对上帝的畏惧——敬畏,是属于畏惧定性的一种,而基尔克郭尔另外著有《畏惧和颤栗》,在之中亚伯拉罕的畏惧就是指那种敬神的畏惧。在基尔克郭尔的哲学思想中,恐惧这个概念有着一特别的重要性。关于恐惧这个概念,基尔克郭尔说:“恐惧是一种同情(好感)性的反感和一

种反感性的同情(好感)”(《概念恐惧》, I, § 5)。^①

在恐惧这个概念中所涉及的是一种人的内在关系,而与外在事物绝无关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恐惧——不管男女老少。按照基尔克郭尔式的基督教说法,甚至一切在自然界里都有着恐惧的倾向——世间万物处在恐惧的状态中并且期限从之中解脱(关于这种恐惧,基尔克郭尔在《概念恐惧》的第二章里写有一个小小的章节“客观恐惧”。)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考究人的主观恐惧。人有恐惧并不标志了人的迷失,相反正是恐惧为人给出一种定性:他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更多,更高于自然的。正是因为这种更高,使得人具有主观恐惧。恐惧总是在人的身上,一方面它潜意识地存在、并且和人的本质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另一方面,在人要做出意志行为、作出选择时,它就会在人的意识中公开呈现。这恐惧可以是长期地隐藏着的——它使人处在一种莫名的悲哀之中无法快乐,也可以是突然地爆发的。在这种恐惧中,人因为他在那存在之中的处境而不安、而恐惧:他被外在的自然包围着、被内在的本性渗透着。这不是什么具体的威胁物,不是那种直

① 恐惧(Angst)在德语和北欧语中都叫 Angst;而基尔克郭尔的 Angst 在英文中一般被翻译为 anxiety 和 dread,但是绝对不可翻译为 fear(畏惧)。在中国的哲学学术传统中,也许人们是使用“畏”,但是“畏”是有对象的,我认为以之来翻译恐惧(angst)是不妥的。而如果我们在翻译 angst 时用了“畏”,那么,畏惧(frygt)的翻译就混淆了,也许人们会用“怕”这个词,但是“怕”和“畏”在中文中是没有 angst 和 frygt 的这种差异的,所以,我决定使用“恐惧”和“畏惧”这两个词。在一些中文的基尔克郭尔传记和海德格尔翻译中,我看见有使用“畏”或者“畏惧”来翻译 angst 的情形,但是我不会让这种情形在我的翻译中出现。但是也有用“不安”来翻译 angst,我认为也是可取的,因为和“恐惧”一样,“不安”是没有对象的。

接使人对之有所畏惧的东西,而是一种莫名的不祥感使得他无法安宁。但与此同时,在那之中却似乎又有着一种更高的东西,一种超越终极的东西:人通过恐惧的隐痛而感受到这种东西,并且正是在那恐惧的瞬间这种东西会向他显现;而那宗教之光也正是这样地被投入到了人的灵魂中。所以,哪怕是在最强烈的恐惧之中,在那剧痛的同时总会有这一种魔幻般的吸引力——仿佛是被一种无法解释的预感笼罩。因此,那恐惧同时有着一种可怕的和一种使人迷恋的感应力。如果我打世俗的比方:处女在其初恋中的失贞前的忐忑不安、童男最初体会到爱情时的患得患失、一个年轻人决定去进行一个目的地不明的流浪而踏上旅途时的百感交集,等等,这是一种恐惧,虽然不一定是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恐惧。在宗教性的选择边缘上,这种主观恐惧使人感觉如履刀锋,而锋利划出两个世界来:一个是由自然本性决定的内心世界,另一个则是由更高的精神所展现的世界。恐惧对于人是一个关卡,一个岔路口;在那关卡后面的路途不是像在金三角那样简单地要么通向老挝要么通向缅甸——在恐惧的关卡上人不得不选择:是选择精神,进入自由的领域,还是继续停留在那被自然本性桎梏之中。

另一个敏感点是对罪(Synd)(相应的英文为 sin)和辜(Skyld)(相应的英文为 guilt)的翻译和理解。在这里,这两个词都有宗教意义。尤其是罪,不是指法律意义上的“罪(crime)”,虽然辜与在法律意义上的罪责有着部分相通。宗教意义上的罪本义中带有“那使得人脱离上帝的事物”;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那使得人非精神化的

事物”或者“使得人变得无精神的事物”。当然这里又牵涉到了另一个概念——精神。基尔克郭尔在《概念恐惧》之中相应地提及了精神,而对于精神、自我和人的考察主要是在《致死的病症》之中。

而辜这个概念中则有着亏欠的成分,有对于罪的责任;人是有辜的,因为人对于那使得有辜者有辜的东西来说是有责任的,而这东西则是罪——人因行罪而得辜。因为在中文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而同时我又不想让译文有曲解,所以对于汉语中这些词我斟酌了很久。

关键的问题是:人是什么

在《非此即彼》中法官威尔海姆这样说:“……我选择那绝对的,那么,什么是那绝对的?那是在我的永恒有效性中的我自己。……”基尔克郭尔所关心的是做人、做自己。而本真的自我就是精神。在这里我先引用一段《致死的病症》中的文字:“人是精神。但是什么是精神?精神是那自我。《致死的病症》第一部分·§1·A)”基尔克郭尔对精神的定性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对于精神的定性是,这精神不仅仅是个体的精神,而在事实上是发展中的世界精神;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来决定精神的发展。而在基尔克郭尔这里,精神则是作为单个的人的人的精神。

对于基尔克郭尔,精神是那“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综合、那现世的和那永恒的的综合、自由和必然性的综合……”(同上)。在之中有着自由,并且要求着行动。那自我不是一个被

设想出来的世界之精神的整体。“但什么是那自我？那自我是一个关系——这种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或者，那自我处在那关系中——这种关系就是那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那自我不是那关系，而是那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同上）这个“使自己与……发生关系”不是一种客观认识的思辨，而是主观意志的行动。

作为一种关系，人首先是一种综合，并且因此他还不是精神。“在那两者之间的关系中，那关系是那第三者作为一种否定的统一体，而那两者使自己和那关系发生关系，并且处在对于那关系的系统中；这样地在灵魂这个定性之下，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同上）。灵魂和肉体之间首先是有着一种相互间的仅仅的结合，而那精神作为正—反—合之中的第三者应当走出并且作为这种结合的对立面；在这第三者出现之前，灵魂和肉体之间有着一种相对的对立。在这里，那恐惧就出现了。

而《概念恐惧》所论述的就是这恐惧。

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概念恐惧》

《概念恐惧》的作者是基尔克郭尔的笔名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哥本哈根生活的观察者”。笔名暗示了《概念恐惧》是作为一种基尔克郭尔所描述的各种人生阶段之外的考究而展开的。它有一个副标题：“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指向的审思于神学教义中关于传承之罪的问题。”它所要显示的是，关于传承之罪的神学教义问题应当怎样从心

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虽然这里涉及了“神学教义问题”，然而这既不是一部神学著作、也不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作为论文，它是对于做人的一种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分析。在这里，对于人的成为自己的可能性的考察是在一种心理学的层面上进行的。

核心的定性是：人作为综合、自我和自由。这里的分析进入了人的作为不自由的境况。概念恐惧联系着概念自由，在恐惧中人变得不自由，然而自由的可能性则正是在恐惧中展现。恐惧是歧义暧昧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人所想要摆脱掉的简单的东西，而且它也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受的一个历险过程：去学会恐惧，这样他就既不会因为从来没有恐惧过也不会因为沉陷在那恐惧之中而迷失他自己；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正确地恐惧，那么他就学会了那最终极的。《概念恐惧》V)”。事实上在基尔克郭尔的早期著作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触及了恐惧这个概念。比如说在《非此即彼》中，A在ΔΙΑΨΑΛΜΑΤΑ中写道：他被束缚在一条“由各种不祥的感觉、各种不可言状的恐惧所制成的锁链中”；或者，他这样描述唐·璜，“在他身上有一种恐惧，但是这恐惧是他的能量”。同样在A谈到安提戈涅^①的时候，或者在法官威尔海姆谈及尼禄的时候都涉及了某种形式的恐惧。而在《概念恐惧》之中，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尝试着为恐惧的本质和形式给出一个彻底的表述。

① 根据希腊神话，安提戈涅(Antigone)是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塔的女儿，不顾舅父克利翁的禁令而为哥哥的遗体举行了埋葬仪式，并自杀。

●“个体的人”和“族类”“恐惧”和“罪”的历史

罪的概念和基尔克郭尔关于恐惧和绝望的概念及其背景的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概念恐惧》以对罪的阐述开始,首先是传承之罪。通过亚当行罪,罪进入世界,因此基尔克郭尔认为传承之罪必须通过亚当的罪来解说。亚当的罪和人类中的传承之罪间的关系恰恰延伸进个人—族类的关系。

传承之罪必须以一种辩证的双重关系来定性——它同时是由那来自族类的命运和个体人自己的幸来决定。这种个体和族类之间的关系对应于那单个的人所同时具备的个体性和普遍人性。既然那罪处在矛盾范畴之中,那么以罪为出发点,发展方向就应当是一种对矛盾的调和。在这里也有着罪和有罪性之间的区别:罪的出现是通过那个体的人的质的跳跃;而那有罪性则是罪的可能性,它隐藏着并且在族类的历史进程中传承下来。那有罪性完全可以有它自己的历史,但是它“在各种量的定性之中运动,而那罪则不断地通过那个体的人的质的跳跃而进入这个世界”(《概念恐惧》, I, § 6)。在有罪性的基础上,那两性之间的区别就被设定了,而两性之分和繁殖传承带来了人类的历史。^①这里历史有着两种意义:作为个体的人的历

① “在每一个瞬间是如此:那个体的人是其自身和那族类。”……“这样,那个体的人有着历史;而如果那个体的人有历史,那么那族类也有。”……“每一个个体的人在本质上都关心所有其他个体的历史,是的,在同样程度上——如同对其自身历史的关心。自身的充实因此就是那对于那整体的完美参与。没有一个个体的人会对其族类的历史漠不关心,正如族类不会对个体的历史漠不关心。在那族类的历史向前继续的时候,那个体的人不断地从头开始,因为这个体是其自身和那族类,并且由此而推及族类的历史。”(《概念恐惧》, I, § 1)

史和作为整个族类的人的历史。那个体和族类之间的关系显示为一种双重的定性:人作为一个个体同时是他自己和是整个族类;这样“整个族类参与到那个体之中而那个体参与到整个族类之中”(《概念恐惧》, I, § 1)。^①

人和其族类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动物和它的种类之间的关系。人是一种综合,而一种综合需要一个承受者来将其各环节设定在一起,否则就是脱裂的环节。在其本原状态中,人像那些动物一样与本性和自然紧密地联结着;但是,不同于动物的是——人同时也和那永恒的有着联结;所以那作为个体的人也以其自身的发展而影响着他的族类。那个体的人通过那质的跳跃而参与进那族类的有罪性历史,这种历史则以一种量的定性而向前发展。在动物的世界之中,传种接代只是那种类的样本在重复地复制自己。一个动物“族类”永远也给不出一个个体来。这也是人相对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人的身上有着自由的可能性。在自然状态中,人生活在他直接的本性(包括无辜和无知)之中,而通过经历恐惧和可能性,他从这种状态中走了出来。走出无辜之路,也就是通向知识之路。

● “罪”的定性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

黑格尔曾经把那罪的堕落看成是在意识主体的发展过程

① 当然基尔克郭尔这里的分析是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有关的。如果在中文的背景下,我可以这样用一种通俗的类比,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文化和人的关系:无疑,人所在的文化对人有相当的决定性,就是说文化参与了个人;但是那文化对个人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当一个人因为其选择而对自己对社会发生影响时,人也就在改变文化,这样个人就参与了文化。

之中的一个必然性的环节。基尔克郭尔无法同意黑格尔,在这里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所要显示的是:那罪的堕落绝不是因为某种必然性而发生,人在那自由的可能性之中行罪。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综合,这种综合是精神。精神就是自由,而自由的可能性在个体性之中表现为恐惧。

罪通过一种跳跃而进入这个世界。对于黑格尔,那辩证的发展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过渡而进行的,在之中一种概念按连续性走向另一种概念;这进程是通过中介的转化过程,它建立在对于诸概念的反思之上。相反基尔克郭尔则认为,对诸概念之反思无法导致运动进程。那中介只是一种幻觉;黑格尔的体系陡然地从一种绝对的、一种无预设前提的开始出发,这是一种行不通的想当然。那能够用来说明运动的东西不是这种思辨性的思,而是那跳跃,而激情则是跳跃的预设前提。^①

这里,黑格尔和基尔克郭尔之间的分歧也在于他们对于那无辜性、直接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黑格尔将无辜等同于直接性,——这直接性缺少区分善的和恶的能力。而基尔克郭尔拒绝认同这一点:“——因为那直接的,既然它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是不可被扬弃的。直接性这个概念属于逻辑学,但是无辜性这和概念却属于伦理

① 罪的跳跃是一种想着那有限的运动。事实上在《畏惧和颤栗》中,沉默中人约翰那斯解释了那激情和向着那无限性的那种运动之间的关系:“那无限性的每一个运动都是通过激情而发生,没有什么反思能够带来运动。这是那存在(Tilværelsen)中的理念性跳跃,它说明了那运动;而那中介是一种妄想——这种妄想在黑格尔那里要去解释一切,并且它是那唯一他从来没有试图去解释的东西。”(《畏惧和颤栗》)(bd. 5. s. 40. note 1)

学;……”(《概念恐惧》, I, § 3)。在黑格尔那里,直接性是一种纯粹之在——被理解为乌有,并且,通过它之中的内在运动,它将被扬弃。但是无辜性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因为人通过辜而失去它,并且它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那种必须被扬弃的直接的。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通过《创世记》中的故事来说明,无辜性是无知性,而不是那直接的纯粹之在,并且它的取消不是通过一种量的发展,而是通过一种跳跃。

作为精神,“人是一种那灵魂的和那肉体的综合”(《概念恐惧》, I, § 5)。但是人还没有被定性为那精神——这时那精神只是“梦想着地”在人之中、在其自然的无辜性之中。这一梦想着的精神的定性是恐惧。恐惧是“自由的现实性作为那可能性之可能性”(同上)。不管是恐惧的还是可能性的形式,都能够被分作正定的和否定的,而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所研究的主要是那些否定的可能性。

● 罪的堕落。感官性和有罪性

罪的堕落不仅仅是亚当的,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还依旧是很现实的,因为那罪持续不断地继续进入那族类,这种罪的进入和那《旧约》故事中所发生的没有什么两样。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给出了两种恐惧——客观的和主观的。那主观的恐惧存在于那单个的人的无辜性之中,“它和亚当的恐惧相对应,但是由于世代传承在量变中的定性,它在量的意义上还是不同于那亚当的恐惧”(《概念恐惧》, II, § 1)。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说明那“主观的恐惧”,但是在“客观的恐惧”这一段中,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也先说明了由于罪进入了

世界,这对于世间万物就有意义,而“这种在那非人类的存在中的罪的效果”(同上),也就是客观的恐惧。

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思希斯从两种角度出发来考察主观的恐惧:一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从两性的区别出发(将之作为“世代传承关系的后果”),一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之作为“历史性关系的后果”)。^①从那最初的开始起,人对于那感官性的关系是无知和无辜。在感官性被放大的时候,恐惧也被放大;那感官性的越多,恐惧也就越多。那蛇诱惑夏娃而夏娃诱惑亚当。那最初的罪通过亚当而进入世界;而通过这罪,那感官性的就成为了有罪的。通过一种从无知开始的知识,羞怯性出现而作为对于那潜在的精神对于两性差异的最初反应;亚当和夏娃使用了知识树的果实之后用无花果树叶遮羞,性的差异在羞怯性之中被设定;而通过男女间的爱欲,性驱力达到了一种高度。^②每一个后来的个体人都共同承受着有罪性;相对于亚当,后来的个体人更具感官性,也更多恐惧。但是这种区别只是在量的定性上的区别,而与那质无关。“基督教从来没有同意过要赋予每一个单个的人以那在外在的意义上重新开始的特权。每一个个体的人在一种历史的关联之中开始”(《概念恐惧》,II,§2,);那族类的文化环境提供一种关于那有罪的知识,这能够对那个体的人有所影响,

① “没有那罪就没有性别性(Sexualitet),而没有性别性就没有历史”……“首先在那性别性之中,那综合才作为矛盾而被设定,而在同时,正如所有矛盾,作为一种任务,其历史也在同一瞬间里开始了。”(《概念恐惧》,I,§6)

② 而在基督教之中,那宗教的暂止了那爱欲的以便让那感官性的实施精神的任务而使得精神继续得以发展。